

豫剧《王熙凤》中“王熙凤”语用身份建构的多模态研究

王静妤 范晓萱

河北大学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 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豫剧以其极具张力的梆子唱腔和重人物内心情感的特征而颇具影响力。通过对《红楼梦》的聚焦处理,《王熙凤》借助语言模态(戏曲唱词)和非语言模态(程式动作、锣鼓音乐、戏服妆容、灯光控制)手段,在“宴刘、斗尤、托孤”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位兼具多重身份的复杂女性形象。因此,本文将基于语用身份建构理论,在多模态的视阈下,分析“王熙凤”建构的语用身份类型和策略,以探索戏剧话语中人物语用身份建构方式的独特性。

关键词: 语用身份;多模态;王熙凤

A Multi-modal Study on the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Wang Xifeng” in Henan Opera Wang Xifeng

Jingyu Wang, Xiaoxuan F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ubei 07100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ive major operas in China, Henan Opera is very influential because of its aria of Bangzi and its emphasis on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By narrowing down clue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ng Xifeng creates a complex female image with multiple identity through “Entertaining Granny Liu, Fighting with You Erjie craftily and Entrusting Qiao Jie to Granny Liu” by means of verbal mode (lyrics) and non-verbal mode (a set of actions, drums music, costumes and makeup, lighting control).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and strategies of Wang Xifeng’s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Henan Opera Wang Xif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methods, so as to explore the uniqueness of characters’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dramatic discourse.

Keywords: Pragmatic identity; Multi-modal analysis; Wang Xifeng

1 引言

豫剧《王熙凤》由饶骞执导,中国戏曲学院、郑州市豫剧院联合出品,戏曲梅花奖得主,郑州市豫剧院一级演员张艳萍主演。2019年,该剧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跨系部联合创作剧目的孵化成果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首次亮相;2020年,郑州市豫剧院复排该剧并在河南首次演出。

豫剧,原名河南梆子,简称豫梆^[1],是中国传统地方戏曲的重要艺术形式。豫剧题材广泛,既有反映宫廷

斗争和征战的“一国之戏”,也有表现爱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一家之戏”,以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2]。豫剧《王熙凤》将视野缩小到“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一生,共包括“宴刘、闻讯、赚尤、闹宁、凤恨、祸临、托孤”七个场景。该剧凭借其独特的唱词、音乐、服饰和舞蹈程式等艺术处理手法,建构了一个具有复杂多面身份的女性形象。本文聚焦于戏曲《王熙凤》中的女主人公,以语用身份建构和多模态理论为指导,对王熙凤所建构的多重语用身份进行分析。以期拓宽语用身份相关理论在中国传统戏剧话语研究中的广度和深度,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戏曲人物塑造身份的方法。

2 语用身份与多模态话语

身份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反映了人的意识形态,社会角色和群体所属关系等^[3]。根据后现代建构主义者,身份的形成并非是静态的,而是在交往过程

作者简介:

王静妤(1997.07-),女,汉族,河南洛阳,河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级在读研究生。

范晓萱(1998.04-),女,汉族,广东陆丰,河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级在读研究生。

中为顺应交际活动的发展产生的动态建构过程^[4]。在这个动态建构过程中,交际者有意识地塑造的某种身份或多种身份会产生语境效果,左右话语实践活动的进行。这种在交际中形成的身份就是语用身份,是交际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4]。

随着科技的进步,多模态已逐步成为人类交际的普遍现象。在语言学领域中,多模态作为交际者表达自我的辅助方式,包括语言媒介特征与非语言媒介特征两类。其中,前者多指文字等语言符号和音调等伴语言符号;后者主要集中表现为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副语言符号^[5]。个人身份的建构受特定语境的影响,语用身份就是在此状态下产生。语用身份建构相关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仅局限于语言模态,更扩展到非语言模态,所以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势必要将此类因素均考虑其中,即从多模态话语的角度分析身份的动态建构过程。

3 “王熙凤”相关研究综述

作为名著《红楼梦》中的十二钗之一,王熙凤在其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最鲜活、最精彩、留给读者记忆最深刻的是凤姐”^[6]。研究者多从《红楼梦》纸质原著出发,对该人物的身份形象建构手法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多侧重于语言层面。比如,在元语用视角观照下,傅琼^[7]对王熙凤进行人物话语的元话语分析,剖析了元语用意识在塑造其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刘泽权^[8]、傅悦^[9]分别以叙事学和话语对比分析为切入点,研究了人物的多重复杂身份。另外,近年来,关于王熙凤,也衍生出了不同的戏剧版本,专家学者们对该人物的研究多从戏曲创作角度入手,石娜^[2]、张艳萍^[10]对豫剧《王熙凤》以及友燕玲^[11]对于越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研究也仅限于对经典文学形象重塑的创新性与独特性分析,鲜少从语用学角度分析。

此次研究中,将豫剧《王熙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剧中王熙凤人物形象丰满,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多重语用身份。该剧以凤姐完整的一生为故事主线,以“王熙凤宴请刘姥姥”为开端,穿插“迎娶尤二姐”“大闹宁国府”等故事,而以“王熙凤狱中托孤”为结局,把她作为掌权者、妻子、母亲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精准传神。其二,戏剧中的人物身份建构除唱词以外,同时采取各种艺术辅助手法丰富人物形象,具备从多模态视角分析的条件。

4 《王熙凤》建构的身份类型与语用策略

《王熙凤》主要塑造了掌权者、妻子和母亲三种语用身份。这些身份的建构策略主要体现在说话人对于话语内容、言语行为的语言模态选择层面以及表情唱腔、程式动作、服饰配乐等非语言模态选择层面。

4.1 恩威并济的掌权者

作为荣府“内政”的管理者,王熙凤在这个语境下所选择的语用身份需要恩威并济。在王熙凤出场之前,先以欢快的念白镇场,配着爽朗的笑声和激昂的唱腔,展现了王熙凤威风凛凛的身份形象。第一幕《宴刘》中,王熙凤有一段出场词:

“王熙凤端端正正,款款而行,袅袅婷婷,前呼后拥进园来。老太太留下姥姥设宴款待,怎能够少了我,端茶递水,摆筵布菜,乐她心怀的当家二奶奶。过门来这几载承蒙厚爱,宁荣府迎来送往我安排。只见俺层层院落连街摆,重重朱门扣不开。都说是祖宗留有万金担,哪知我操心操的头发白。人都说当家理事不自在,我却是大事小事信手来,细数这阖府上下几百口,谁能比我脂粉英雄女裙钗。”

从“当家二奶奶”、“脂粉英雄女裙钗”这两个社交指示语以及“宁荣府迎来送往我安排”、“大事小事信手来”这些言语行为可以看出王熙凤的管家地位。另外,老太太口中的“凤丫头掌家理事多贤良”则蕴含了王熙凤作为府内当权者的身份。

作为掌权者,王熙凤恩威并济的身份形象从第三方的唱词中侧面展现。刘姥姥赞颂王熙凤道:“姑奶奶人好心善,听说老婆子我有难,给吃给喝还给银子,姑奶奶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此处,用“活菩萨”这一比喻,又辅以“人好心善”、“救苦救难”两个形容词加强语气,间接展现出王熙凤建构的仁慈掌权者身份。而贾珍的“王熙凤太逞能,宁荣二府霸道横行”、“财政大权她掌管”并将其称为“凤辣子”。这一称呼语则是讽刺掌权者威严霸道的形象。

封建大家庭中女当权者的身份也表现在王熙凤的肢体动作、音乐和服饰等非语言模态中。首次出场的这一幕中,她左手提裙角,右手执扇,侧面面向观众,将其挺拔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第一场大幕在“白玉为堂金做马”欢快的音乐声中拉开,节奏明快的旋律、明黄色亮丽的服饰以及明快清亮的豫东调梆子唱腔充分表现出王熙凤建构的张扬跋扈的上位者身份。

4.2 保卫婚姻的妻子

除了掌权管家以外,在面对丈夫纳妾这一语境下,王熙凤建构了主动出击、守护婚姻的妻子身份。

“西厢房笑声扬交杯酒,不由人一阵阵心儿如揪,恨贾琏无情义喜新厌旧,怎知我王熙凤满腹忧愁。我多想举案齐眉为夫执帚我,也想话西窗赏月东楼,我还想慈母严父一家三口,我更想倚郎怀无忧无虑,都说我心计强明争暗斗,岂不知侯门内血染的春秋,二十岁已把七情尽尝够,到如今一腔怨恨悠悠……我要忍,我难忍,忍的终日意难平,忍得几时才到头;我好恨,我要狠,强咬牙关撮泪眼,强压怒火细细谋。非是我设计下毒手,此恨不消怎罢休”?

这一话语中用重复、排比的修辞展现了王熙凤作为妻子面对婚姻不幸时的无奈与抗争。在言语行为的选择上,王熙凤用四个“想”表达了自己对幸福婚姻的向往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而下文的“我要忍,我难忍”、“我好恨,我要狠”句子结构起到暗示作用,在为下文设计“赚尤”埋下伏笔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位忍辱负重,不择手段守护爱情的强势妻子身份。

此外,音乐灯光、台步变化对王熙凤妻子身份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闻讯》一场中,王熙凤得知贾琏偷娶尤二姐后,在想到尤二姐产子以后对自己的威胁时,运用了朦胧的冷光和诡异的音乐。“步”是步伐,广义来讲是行动和动作^[10]。戏曲舞台中的“步”用来表现真实生活的各种行动,并达到外显情绪的效果。在《闹宁》这场戏中,在鼓点的配合下,王熙凤突然惊醒,此时她突然站起快步前移至舞台前方,手指向前方,紧接着手快速收回,恢复冷静。惊慌之后,果断转身双手后背,慢步前移,逐渐加速转为碎步小八字形,最后站定^[10]。这一系列副语言符号将王熙凤从知道丈夫出轨的慌张,到冷静思虑计策,到最后自信敲定主意的变化外显给观众,建构了一个勇敢保卫婚姻的身份。

4.3 舐犊情深的母亲

王熙凤在戏中还建构了一个舐犊情深的母亲形象,这一身份主要存在于痛失爱子和祸至托孤两个语境下。

“问苍天,为何夺去我腹中娇娃?儿啊儿啊,你可知万千世界难描画,你可知夜有繁星星辰有霞,你可知娘请过多少麒麟画,你可知娘拜过多少送子菩萨,你可知你的娘日夜把你盼,盼我儿早日叫声妈。”“只要巧姐身得救,此生再无未了情;只要巧姐身得救,愿将此身祭苍穹;只要巧姐身得救,抛尸荒野目也明;只要巧姐身得救,千刀万剐我担承;只要巧姐身得救,到来生我就是当牛做马结草衔环,要报答姥姥你的大恩情。”

此处两段句式均以工整的排比为主。上段四个“你可知”采取反问的手法表现了母亲失子的伤心。“反问句”这一名称概念是基于言者立场提出来的^[12],是言者无疑而问的表达形式:明知如此故意发问,具有增强语言表达力度的作用。下段五个“只要”条件句增强语气,强调了王熙凤作为母亲对女儿的爱护。条件是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可能性”可从两个向度来考察:知识的,从认识上认为具有可能性;情意上的,指从情感意愿上承认的这种可能性^[13]。因而“条件”也就可以区分为:从知识延伸出来的“条件”和从情感意愿延伸出来的“条件”。这里,王熙凤话语中的“条件”主要从情感出发,表达了只要女儿得救,便能做出一切牺牲的决心,道出了王熙凤身为母亲的心声。

此段以豫西腔调为主。豫西调基于“豫西方言音调,真声行唱,音宽腔低,韵味醇厚,常含悲腔,旋律线多

下行走式”^[14]。这一段采用豫西调婉转深沉、悲壮厚重的唱腔展现出王熙凤的悲痛。同时,托孤过程中的白色服饰以及水袖表演组合,表现了她作为母亲的担忧。

5 结语

豫剧《王熙凤》建构了掌权者、妻子以及母亲三种语用身份,传递了不同的人际态度,建立了不同的人际关系,顺应了不同的人际情感,也顺应了不同人群对于王熙凤身份的认知,达到了或亲近或疏远的人际关系管理的目的,取得了不同的人际修辞效果。戏剧话语中主人公身份建构的方式具有特殊性,除唱词,唱腔语言模态以外,主人公在台上的步伐,服装变换,以及配乐鼓点转换等非语言模态修辞对于其身份建构也具有补充即强化作用。本文结合语用身份理论和多模态话语理论,分析了王熙凤在复杂局面中解决问题时的身份建构特点。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尝试能够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欣赏戏剧话语中王熙凤复杂立体的身份特征。

参考文献:

- [1]郭克俭.豫剧演唱艺术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
- [2]石娜.独辟蹊径 推陈出新 新编古装豫剧《王熙凤》的创新性分析[J].中国戏剧,2021(03):53-54
- [3]Simon, B.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M].Oxford: Blackwell,2004.
- [4]陈新仁.语用身份: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J].外语研究,2013(4):27-32.
- [5]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中国外语,2009(1):24-30.
- [6]郑铁生《红楼梦叙事艺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 [7]傅琼.王熙凤的自我意识解读:基于元语用证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04):44-50+148.
- [8]刘泽权.王熙凤话语方式的叙事学统计分析[J].红楼梦学刊,2017(03):189-207.
- [9]傅悦.王熙凤对比下的刘姥姥:人物话语翻译与身份重塑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2014(04):233-249.
- [10]张艳萍.经典文学形象的戏曲化重塑 豫剧《王熙凤》表演创作谈[J].中国戏剧,2019(10):79-81.
- [11]友燕玲.雏凤清于老凤声谈越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创新特色[J].中国戏剧,2007(10):21-23.
- [12]李强.“怎么”表达意外:疑问、反问和感叹[J].汉语学报,2021(01):33-45.
- [13]徐李洁.论“IF”真实条件句的“条件”[J].现代外语,2003(02):135-142.
- [14]陈辉,高翔,高鹏.豫剧“豫西调”新论[J].音乐创作,2018(03):137-139.